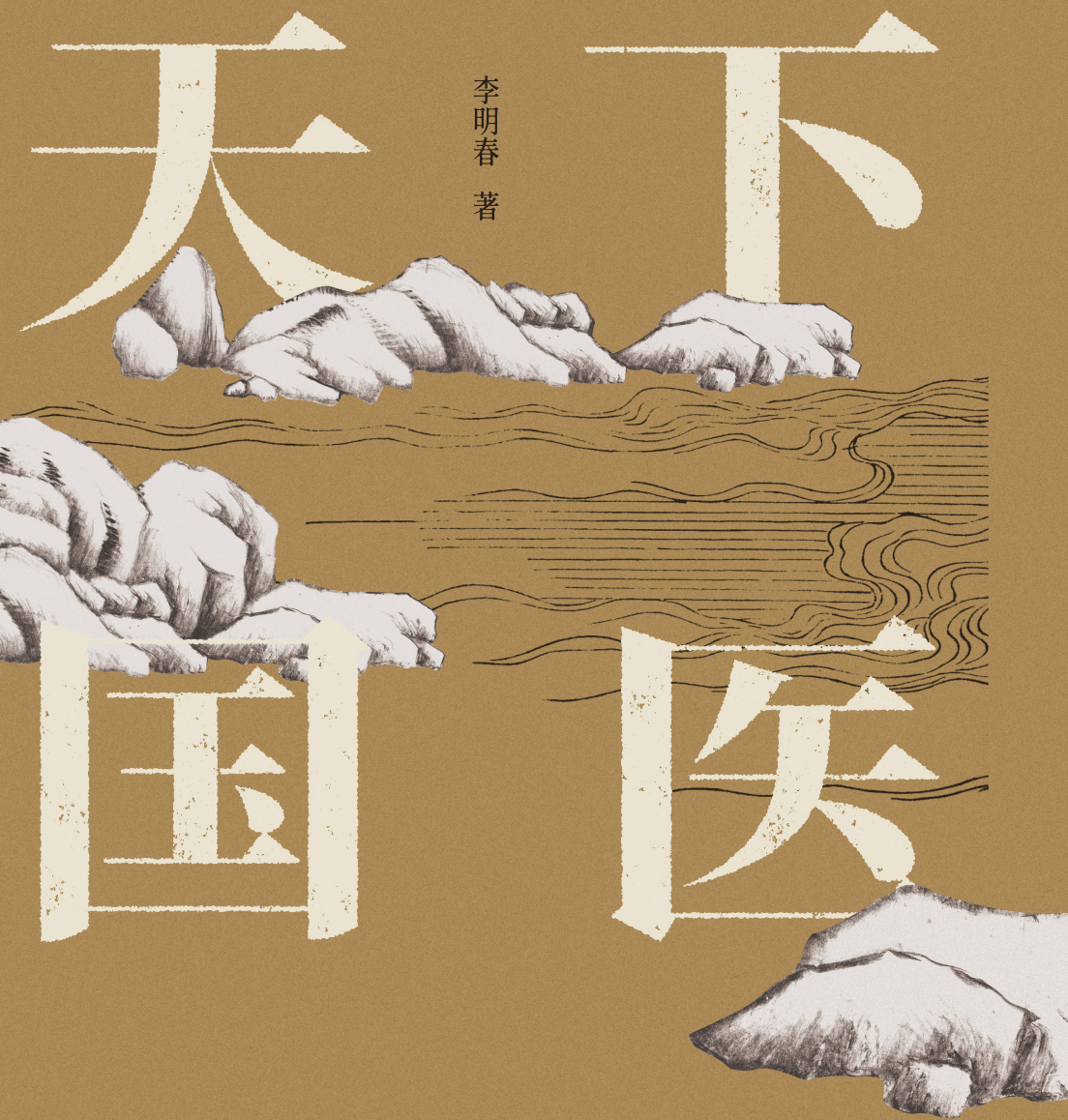


2023 年中国作家协会重点作品扶持项目

李明春
著



四川文艺出版社

天下国医

李明春 著



四川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（CIP）数据

天下国医 / 李明春著. — 成都：四川文艺出版社，
2024. 10. — ISBN 978-7-5411-7022-5

I. I247.5

中国国家版本馆CIP数据核字第20248P5N49号

TIANXIA GUOYI

天下国医

李明春 著

出品人 冯 静
责任编辑 周 轶
封面设计 张 军
内文制作 史小燕
责任校对 蓝 海
责任印制 崔 娜

出版发行 四川文艺出版社（成都市锦江区三色路 238 号）
网 址 www.scwys.com
电 话 028-86361802（发行部） 028-86361781（编辑部）

印 刷 成都蜀通印务有限公司
成品尺寸 146mm × 210mm 开 本 32 开
印 张 11.625 字 数 300 千
版 次 2024 年 10 月第一版 印 次 2024 年 10 月第一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5411-7022-5
定 价 58.00 元

版权所有·侵权必究。如有印装质量问题，请与出版社联系更换。028-86361795

在世人眼里，头痛医头，脚痛医脚，天经地义；
在中医先生耳朵里，那是骂人的话，
是嘲讽先生手艺差，治标不治本。

馅儿饼砸来，天缘一个踉跄，立定后才觉舒服。之后又来了第二次第三次，最近这是第九次，仿佛天赐天缘。病家自愿酬谢，十万百万不嫌多，十元百元不嫌少，最高捐款从十万，到五十万、一百万，雪花般飘洒。有人算过，若是天天这样翻番涨，别说再来五年，有五周这样下去，天缘不成为全球首富天理不容。

世人羡慕的眼光差点把人融化，天缘酷热难当，扪心自问，隐隐不安。别人无知不可怕，就怕自己无知。天缘对天发誓，要离开天缘堂诊馆去游学，不求钱财但求心安。

游学的想法怎么来的？天缘好像从小就有，如同儿时的春游秋游，挠得人心痒痒的，几十年日夜生长，这几天突然蹦出地面。天缘刀砍斧劈向家里三代前辈宣布，自己要赓续龚家八百年世医传承，用几年时间仗剑出游，遍访天下名老中医。

这传承过去在龚家是铁板钉钉，而今时过境迁，有些缥缈虚无。得回去唤醒家人，告诉父亲、母亲、爷爷、奶奶、太姑奶奶，你们心

心念念的门庭生辉、家学复兴，天缘今日全替你们寻找回来。

母亲任佳丽，是家乡中学的生物教师，五谷杂粮她吃了五十余年，书教了三十多年。她会说什么？她会说：天缘啊，知足吧！你本科毕业才四五年，已买上汽车住房，还有自己的诊馆，父亲母亲一辈子也没你挣得多。事业有了，只望你早点成家，趁妈还能动，帮你带带孩子。

父亲龚广泉，开一家私人诊所。出自中医世家，开中药房卖西药，有辱世家门风。他历来反感中医中药老的那一套。一个伤风感冒，街上摆地摊卖日杂的都知道是病毒感染，用抗生素消炎药。轮到老中医则阴啊阳、风啊火的半天说不清楚。他常对自己说要改弦更张，八百年中医世家的招牌不吃香了，要洗心革面，重新做人，高举降旗投入西医怀抱。若听说儿子要按老规矩游学三年，估计第一个反对的就是他。

奶奶魏老太婆，读《三字经》长大，没有三从四德至少有两从两德，从夫从旧苦得累得。历来听爷爷的，对天缘游学的事，顶多顺从爷爷说一句，年轻人说好就好。

爷爷的名字沾佛性，龚顺妙，不与人争只与人笑，紧皱眉头三天三夜憋不出一句狠话来，除治病外，遇事会不知说什么才好。老人家一出生就在中医西医的夹击下过日子。若论感情，中医世家的名号中听也受用，没了这顶帽子，他连乡医院的防疫医生都不如。对西医虽心存芥蒂，可还不得不服。遇上个头痛脑热的，什么病毒细菌，医生三言两语一说，病家就跟他家亲戚样黏糊信服，随手开两片药，注明用量吃法就成了。不像中药麻烦，还需再三叮嘱，分几次煎熬，文火还是猛火，忌生冷辛辣，忌房事……对孙子游学的态度，多半是会看看儿子眼神，再看看他姑姑的脸色，说上一句不关痛痒的话。

倒是那位叫龚杰的太姑奶奶，百零五岁的天山童姥，六十岁的

心脏，三十岁的心劲。听说侄曾孙子要接续百年传承，肯定会乐坏。真担心她高兴起来止不住，一个哈哈大笑背过气……

自曾祖父以上，龚家每代行医者的人生轨迹如楷书当中一竖，端正笔直。五岁启蒙，十岁入行，三年伺医，五年处方后，就得外出游学，遍访天下名医，博采众家之长，丰富家学。祖宗立下这规矩，就是担心祖传医术因闭塞落后失传，如同动物一样，因近亲繁殖退化被淘汰。这规矩代代相传至二十八代的爷爷那辈，因战乱中止。到了父亲手上，西医兴起，中医式微，俨然已成补充医学。父亲从省中医学院毕业，自信五年大学远胜三年游学，只当压根没有游学一说。眼见祖宗规矩平地蒸发，太姑奶奶拿后人打骂不得，闷气当口水吞。当下若是听说侄曾孙丢下诊所去江湖游学，太姑奶奶一高兴，那个不争气的父亲又该挨骂。

到了天缘这一代人，因是独生子女格外受宠爱，三代前辈如江湖门派争抢着传授技艺，犹如一株花苗，个个争抢着浇水施肥修剪，岁月浸泡在宠爱中，差点没把苗子溺死。后来考上中医药大学，五年本科毕业后留在省城创业，不知哪来的胆量，竟鲁班门前抡大斧，在省城大医院对面开个人诊所，亮出龚家八百年三十代世医的名头，竖一块“天缘堂”牌子，宣称专医有缘人。收治病家讲究“三不”：别人能医治的不医，别人没医治过的不医，与自己无医缘的不医。宛如再婚一般，专挑有婚史的成熟伴侣，他是专挑资深病号。一旦收治，双方签约，生死由天。议定一个最后期限，期满后结费，按多活的天数，计算医生酬金，没活够的，医家分文不收，倒贴人工药本。如万一有治愈的按病家自愿预先设定捐款，少则几千元、上万元，多则十万、百万不论，充分体现什么才叫人命无价。都说全世界缺钱，唯有生死场上不缺钱，特别是那些被大医院判了死刑的大款，听说为治愈设奖，生怕少了诊所不用心，喷一个数字出来吓死你。到账也快，左手签合同，右手划款，交给第三

方，天天期盼诊馆去拿。

除了病家，当初没有一个同行看好这招数，都说是馊主意，专医别人没法医的，尽揽死人活儿，年纪轻轻的不怕触霉运？有人说这小子狂妄，也就一个噱头，别说侥幸碰巧万一的话，就是千分之一、百分之一也救不了他。要不了三个月，房租和护理人员工资开不出来，到时就得灰溜溜地收摊。几条街的同行一个个抄起双手，瞪大眼睛等着听天缘堂噼噼啪啪的关门声。

等啊等，小眼睛瞪肿，大眼睛瞅细，天缘堂那间小门面，不仅没关闭，仿佛戏剧开幕般越开越大，从一间增加到两间、三间，直到五间才停止宽度的增长，又开始朝高度扩充，顶上二楼买了整整一层，全摆满病床，有多少病床就有多少病人。这让看笑话的人大失所望，眼神由绿变红，开始琢磨其中奥妙。派人卧底打探，十五个护士收买了十个，还有五个据说迷上老板，图人不图钱；监听监视瞄准天缘堂，视频音频在每个老板手机上闪，免费为天缘值班。天缘堂的事，往往天缘本人尚不知道，这帮人早知道了。但天缘知道的事，这帮人永远不会知道，即使把天缘堂拆了，简单的还是简单，复杂的还是复杂。

终于有脑袋通透一点的，突然一天恍然大悟，这不就是街对面省城大医院临终关怀科那一套吗？消除死亡恐惧，减轻病人痛苦，尊重人格尊严……都懂！

于是几条街平地刮起一股旋风，餐厅药店纷纷改行，用开银行的热情，围绕省城大医院幻化出无数个私人诊馆，一个比一个高档豪华，争奇斗艳，蔚然成景。家家模仿天缘诊馆，有样学样，你是中医世家，他来个家学传承，甚至冠以正宗华佗本家、扁鹊一脉。你八百年，他千年打不住；你三十代传人，他五十代掌门；你有“三不医”，他来“一包揽”，大有医生赛华佗，死人能医活的气概。

天缘至今没明白，监视监听也安了，卧底也派了，合同也抄

了，这些学生怎么就这样笨，一个个像礼仪公司彩排似的，今天这个开张，明天那个升级，后天又来个医疗大酬宾，没病的都拉进去体验一番。花样繁多，就没一家能从年初熬到年底。更不争气的还有钱没赚着，倒背一身债，出名出到失信人员榜上。前前后后二十多家，走马灯似的围绕天缘堂转。天缘堂岿然不动，转的人却头昏脑涨，一个个站立不住，纷纷被打回原形。原本开餐厅的张胖子仗着有点钱，乡下请个老中医来坐堂开诊馆，半年不到就收摊，还得回去炒菜。原是开药房卖医疗器械的侯兴，凭自己资质开个诊馆，比张胖子多干了几个月，还是回去抓药。只有一个叫何姝的女研究生矢志不渝，先在张胖子那儿当志愿者，诊馆散伙时，张胖子见她颜值高，招人关注，留她当餐厅大堂经理。她连说使不得，我学这行讲究一个“好”，你那行讲究一个“饱”，不挨边。后来到侯兴诊馆说是实习，散伙时候兴同样留她，图她嘴儿讨人喜欢，安排她当药房销售部经理。她依然拒绝，本人收钱送钱都不在行，别到时分不清真钞假钞，既误了你的生意，还污了我的清名。

何姝现在跳槽来天缘堂，声称不计报酬，但求完成论文，标题拟好，叫《中西医临终关怀比较》。听说天缘又要出去游学，她成天愁眉苦脸恰似祥林嫂。天缘以为真病了，问她哪儿不对。

回答心里不舒服。

天缘给她把脉后笑她，人有生老三千疾，唯有相思不可医，恭喜你，肚子里有人了。

何姝惊奇不信，我的事他怎么知道？故意问，是大人还是小孩？

天缘板着脸说，现在还是大人，小孩嘛，等我游学回来再定。

何姝憋住笑，撇撇嘴说，等你回来定时，只怕是二胎三胎了。

天缘仍旧严肃，来得及。

何姝的男友杨靖在国外读博，医学专业，攻精准医学，约好毕业后完婚。两人正当生育年龄。何姝瞪圆眼睛给天缘看，到底是你

瞎还是我瞎？

……

几年喧嚣后，这街上又回到老格局，鲁班关公照旧端坐街对面大医院，抡大斧耍大刀江湖豪杰纷纷隐身，留下天缘堂供人琢磨。

眼下一家独大的局面，天上馅儿饼如导弹一样精准砸来，如此良机，世人会紧攥手心，唯恐错过。天缘此时却要抽身去游学，一时间，天缘堂如同没了菩萨的空庙，去留顿时成了大问题。天缘也纠结，即便如五大皆空的高僧大德，有视名利如粪土的胸襟，天缘堂依然在天缘心中恋人一样存在，四五年的经营，不是说丢开就能丢开的。纵然分手，还有几十位病人没出院，总想托付一个稳妥的人。天缘自然想到了老家古镇那五位老人，龚家老药房的先生与伙计们。

2

三汇古镇依山傍水，龚家老药房在中街，前门临街，后门近水，出前门一步上车，出后门十步上船。街上商家铺面，多为明清建筑，龚家老药房算古老的，八百年道行，随便拎一物都是古董。门前拴马石，北宋的；几个药瓶，元青花；药杵，乾隆年间的；几块匾额岁月斑驳，最年轻那块“天地岐黄”，是当年一位来此游学的世交真迹。现存的四代人横跨清末、民国、新中国三个时代。最老的太姑奶奶百零五岁，更老的是她肚子里的药方，足有千年。

天缘在家时最怕去宗堂，那里神龛上供着天地君亲师，四时威严散发。怕也得过。从街上大门到河边码头，从药房铺面到后院厨房，必经宗堂过。记忆里这儿最古板，是唯一不准哭也不准笑的地方。儿时每次过宗堂，总是忐忑不安，生怕被人叫住，不是磕头就

是鞠躬。逢年过节，一家人在这儿祭祀，由活祖宗带领向老祖宗进香礼拜，祈福祈运。但凡大事正事，必搁这儿商议，彰显仪式感，吩咐与承诺犹如誓言，庄严神圣，分量比生命还重。天缘上小学、中学、大学，就是从这儿先磕头后出行。宗堂常年摆设六把太师椅，厚重肥大，正中两把，左右各两把。无论哪把，天缘至今一次也没坐过。有人无人都不敢，不知坐在上面什么滋味。有几次全家人议事，天缘与木椅挨得很近，扶着椅靠依然站着，恭恭敬敬回答坐着的人问话。

这次游学的事又在宗堂商议，天缘准备站着说到底。

天缘搀扶太姑奶奶上首坐定，待爷爷奶奶右边落座，父亲母亲左边落座，他挨着父亲站好，静听太姑奶奶发话。

曾祖父生前积劳成疾，体弱多病，在世时就是太姑奶奶当家，死后更是她里外操持，抚养祖父，并授予家学，给他娶妻成家。太姑奶奶一生未谈婚配。听说年轻时美貌在十里八乡闻名，医术更是龚家上下三代难得的圣手，提亲的人先是踏破门槛，后来踏断姻缘，终生未出龚家。其中缘由，众说纷纭。天缘知道的就有不同说法。爷爷、父亲口中，太姑奶奶是为娘家的孤儿寡母，为龚家八百年家学牺牲了个人幸福。奶奶和母亲口中，太姑奶奶是个有情有义的烈女子，为龚家世医门风守节，是龚家老规矩毁了她一生幸福。无论是感恩还是崇敬，在天缘心里，太姑奶奶就是神一样的存在，尤其她传授的中医绝学，神秘难测。若非太姑奶奶在背后支撑，给天缘一百个胆子也不敢在省城大医院门前开私人诊所。这次出去游学，就是要对太姑奶奶所传家学寻根求源，以求开枝散叶，枝繁叶茂。

太姑奶奶看看这一家子，特别是面前的天缘，自觉百年心血付出终归有了回报。对天缘她寄予厚望，人前人后常说，这是龚家五百年才出一个的奇才，八百年世医家族兴旺就寄托他身上。听说

他要出门游学，重启已中止两代的传承，更是欣喜异常，是成大事者应有的气象。她笑咪咪问道，天缘呀，我老了，承蒙你孝顺，不忘祖宗传承，别的帮不了你，替你掂量掂量还行。

不待天缘答话，当父亲的龚广泉开口，说天缘想效法祖宗出外游学，拿不定主意，特回来禀告太姑奶奶，当做不当做？

太姑奶奶打小不看好这个侄孙，恨他荒废了家学。见他抢了话头，很有几分不悦，打断他的话，让天缘自己说，又不是你出去，你急什么？伸手招呼天缘，你过来，坐我旁边慢慢说。

天缘不敢迟疑，过去在老人旁边坐下。第一次坐太师椅不踏实，欠起身子回话，太姑奶奶，就是父亲说的，我想出去游学。

老人问，好好的诊馆不开了？怎么想的？明显是赞许的口吻。

天缘将自己想法逐一说来，这几年在省城闯荡，时时处处感受到中医中药沦为补充医学的尴尬，当可有可无的配盘菜滋味不好受。过去总觉得中医技不如人也就算了，可总有股气憋着。物极必反，方生方死，方死方生，中医中药触底反弹，大显身手也许就在今后百年内。这几年我尝试用家学触碰一些绝症，收获真还让人心动。感受中医中药源远流长、博大精深的同时，也深感中医中药有许多生荒地没开拓，隐隐约约感到出路就在其中。可读遍古书籍，疑窦重重，想学前人遍访天下名老中医，求得高人指点，以赅续家学传承，济世救人。

太姑奶奶颌首称是，难得，难得。说时还朝当父亲的广泉努努嘴，意思是你听听，不无将军的意味，故意问天缘，你父亲同意吗？

龚广泉听出话里有因，忙出面表白，姑奶奶，在你和父亲眼里，我就是个不孝的子孙，无非恨我学中医开西药。我还是认为，管他中医生西医生，能治病就是好医生。中医学院教我的教授一样看机器拍的片子。

龚顺妙要儿子别多嘴，说远了讨骂，抓住天缘游学的事说，一

句话，该不该去？按龚广泉说的，这些年天缘在省城开诊馆，没想到中医中药还派上用场了，替中医龚家长了脸，我是自愧不如。眼下若是我的话，既然赚钱，就这样把诊馆继续开下去。可天缘与我们老一辈不同，有他的想法。我们把行医当职业，他把行医当事业，想效仿祖宗游学。依天缘脾性，原本理直气壮去做就是，就像过去在省城开诊馆一样。这次没有擅自做主，专程回来商量，肯定遇上难处了。天缘，你就明说，要我们当长辈的做点什么？是缺钱还是缺别的什么？

天缘笑了，我都近三十的人了，早该挣钱孝敬你们，哪敢伸手问你们要。只是游学是大事，祖宗有什么规矩，还得问清楚。省城里的天缘堂也想请你们时常关注，不图赚钱，只因还有一些病家的协议正在履行中，不能撒手不管。

当爷爷的龚顺妙终于听明白，不就是替你顶几天的事，叫你父亲去就是了。

龚广泉连忙摆手，他那儿不缺开西药的，街对面大医院多的是，我还是管好自己这小摊摊。他那天缘堂场面大，我去坐着会头昏，弄得不好会给他惹祸。父亲，你也别去管，那碗饭不好吃。这家里除了天缘本人，就只有姑奶奶的生辰八字才合适。

天缘把眼神搁在太姑奶奶脸上探寻答案。太姑奶奶仿佛老僧入定，虚眯双眼，似睡非睡。听见点到她，两眼一下放光，大声说，天缘不能走！

出乎所有人意外，老人家最心爱的人干她最心爱的事，她竟不同意？天缘不能走！太姑奶奶掷地有声，将所有疑惑封上透明胶，清楚确定，天缘不能走！

为什么呀？天缘从小倔强，他要做的事八头牛也拉不回，没人管就不要人管，大不了回去把病人放了就是。他从来办事心里敞亮明白，存不得一丁点疑惑，若这事弄不明白，出去了也会嘀咕着赶

回来。

太姑奶奶说，不是我不管，是天缘不能走。游学是祖宗定的规矩，未娶妻生子者不得出外游学，也是祖宗规矩。

一句话让所有人恍然大悟，不能只顾事业不顾子孙。是有这规矩，不是大家忘了，是这规矩早就过时了。过去世道艰难，江湖凶险，出门在外担惊受怕，老祖宗才立下这规矩，确保龚家香火不断。而今太平世界，交通发达，通信方便，出门旅游享福不尽。时过境迁，这规矩也到了废止的时候。

天缘打着哈哈说，老祖宗吧，这是哪年的皇历你还在翻。现在通信发达，交通方便，即便孙儿远在天边，你老人家一个电话，我坐飞机半天就能赶回来。

其余人都附和道，是啊！你把饭煮好，端上桌，再发微信叫天缘回来摆筷子都来得及。

太姑奶奶嘴唇翕动，隐隐约约一句话出来，不行，我要看着天缘收亲结缘，养儿育女才放他出去。随即起身离去，话多了就不是菩萨。天缘的奶奶和母亲赶紧上前，如金童玉女相跟着去了后院。

三个女人走了，留下决定给三个男人落实。没了女人，男人的豪情壮志就没了陪衬和依托，兀自软了几分。龚顺妙先退却，对孙子说，你太姑奶奶说的没错，成家立业，先成家后立业。我像你这么大时，你父亲都这么高了。

那你的事业呢？天缘从小不怕爷爷，冲口一句。

爷爷无语。广泉训斥儿子，你怎么说话的？龚家老药房还在，诊所还在，怎么说事业就没了？见儿子语塞被镇住，换个说法，我看你的事业也不错，年收入上百万，隔三岔五还有巨额奖金，应知足。游学不去算了。

天缘回话，父亲，这些年钱是收了不少，可钱捏在手心硌肉。前后收了百几十名病人，活下来的不多，治愈的就那么几个，其他

都死在我手里。我收的是人家活命的钱，却没给人家一条活命，无异谋财害命，你叫我怎么能心安知足？我现在恨不得一把火将诊馆烧了，自己跳进火里自焚谢罪！

天缘因自责竟有死了的想法？两位长辈一脸愕然。从小教育孩子医者仁心，济世救人，他心善自然。天下众生无一不是生于医家之手，死于医家之手，若都像天缘这样自责，没有一位医家有理由活下去。龚顺妙开导孙子，从来医家医得了病，医不了命，谁也不能包医百病不死人。何况你收的还是绝症病人，能有几个活出来已是不错了，大可不必自责如此。

广泉话更硬气，给儿子壮胆，听说都签了协议的，没定保证治愈这一条。先说断后不乱，按协议办事，不骗不诈，不偷不抢，合理合法，他愿给我们就敢收。若依我的，你那诊馆还可扩大，再弄百十个床位不算多。

天缘听两位老人的话不沾边，当初开办诊馆的想法就如他们所说，与病家说清生死由命，医家尽心尽力，病家无怨无悔，两不亏欠。可越往后走压力越大，死者进院时求生的眼神刻骨铭心，眼巴巴望着医生，纵使铁石心肠也肝肠寸断。病人活鲜鲜进来，白生生裹着离开，人财两空，出院时还强忍眼泪给医家致谢，没有医家不流泪的。每张钞票都沁透血泪，你还敢说但愿给你就敢收？天缘静下心来，尽量放慢节奏，说，怨孙儿愚笨无能，我远不及你们豁达，同是遇上绝症病人，你们会劝病家准备后事吧，别空花钱了。可到了我这儿，我得说希望还有，我会为百分之一的希望，做百分之百的努力，也许有奇迹发生。就为这个“也许”，病家大把花钱，一家人眼巴巴望着奇迹发生，可结果呢……

天缘哽咽着没法说下去，两位老人呆坐着，好一会儿，龚顺妙说，那就把天缘堂关了吧，昧心的钱不要也好。

龚广泉一时回不过神来，细细品味儿子的话，那意思是天缘堂

压根不该开，定为绝症就该死，犹如判了死刑，缓期执行都有毛病。这哪是医者的思维，更不是病家的思维，是死神的眼光，阎王要你三更死，活到五更都不行。话到嘴边破口而出，既然这样，你还安排我们去诊馆给你帮什么忙？

唉！天缘长叹一声，就那九个治愈的，大家都盯着，仿佛第十个就轮到自己。其中竟有过了合同期病情稳定的，医生再三劝导也不愿出院，声称一回家病就会复发，还是在天缘堂稳当。协议没到期的态度更坚决，说要退钱解除协议，没一个愿意。总之剩下的几十个无论如何不走，除非死了躺着出去，你敢撒手不管，他横竖是死，就在医馆面前自杀总会有人管。你说，我不找你们找谁？

两位长辈摊开双手，无奈表示，照你的说法，我们也无法帮你。

天缘说，你们是无法，但太姑奶奶有法。

3

天缘眼里的太姑奶奶是一位女汉子，一家人的刚强坚韧全在她身上，外挡风雨，内撑家业。她话不多，搁在龚家院子句句如同圣旨，令行禁止已有七八十年了。天缘爷那辈长幼有序，从启蒙到成家再到立业，任由太姑奶奶导引，遵循龚家世医的足迹跌撞前行几十年。轮到天缘父亲这辈变了，凭借大学、西医两只翅膀，飘飘然如当年两榜进士，俯视中医，自然俯视姑奶奶。进的是大的医学院，学的是打针输液，气得姑奶奶跺脚，长叹老龚家完了。

到了天缘这儿，事情好像有了转机，天缘的呱呱哭声，仿佛龚家世医传承复兴的宣言。小时再哭再闹，推进药房就不吭声。满周岁时抓周，花花绿绿的钞票、玩具、铅笔不要，一把抓住药书不放，乐得太姑奶奶连喊龚家世医后继有人了，抱去祖宗牌位前磕了好几个头。自此孩子就浸泡在中医中药里，有时大人不空，扔个针

灸铜人给他，玩一整天不烦。

天缘出生时，人尚未落地，先落入太姑奶奶手中。产妇眼睁睁看着太姑奶奶将初生婴儿浸泡在浑浊的药汤中清洗，用核桃捣汁合奶水喂下。几次想挣扎起来阻止，终因生产耗尽体力，躺在床上干着急。心里暗骂这个老巫婆折磨孩子，若有个三长两短，非拉她去跳河。孩子的爷爷很淡定，说这是祖宗的秘方，这样做了，孩子会排除胎毒，以后胃口特好。孩子的父亲劝妻子，用秘制的药水泡洗孩子，以后不生疔疮，不畏风寒，祖祖辈辈都这样过来的，从未有过闪失，这才把产妇的嘴儿封住。

待到孩子满三岁，当教师的母亲和行医的太姑奶奶斗气，因孩子的教育终于爆发了冷战，连续几个月拔河掰手腕，就为孩子上不上幼儿园的事。当教师的母亲认定孩子必须去幼儿园，学会交往，养成好习惯，不然惯成怪模怪样的一身坏毛病。太姑奶奶则认定这是天赐良机，必须严格按祖宗的规矩修炼童子功，再不能如两位上辈那样失之大意，将一代传人毁在嬉戏玩耍上。

按祖宗的要求，后人不做良相则做良医，识四季时便学识文字，作文先学做人。《三字经》启蒙，进而选《幼学》，可惜这些书现在学校不教。假如真有做良相的命，应交由学堂老师去培养。可太姑奶奶认定龚家不是做良相的料，家学得家教，亲人要亲传，自己还是先就家学的八百味药性教起。教材在心中，实物在药房，每天哄着小天缘望起头背诵：犀角解乎心热，羚羊清乎肺肝，甘菊花清心明目……

眼瞧两个女人角顶角互不相让，当爷爷和当父亲的为难了。爷爷劝自己的姑姑说，老祖宗，不要作践小娃娃了。老规矩好是好，可年代不同了，没多大用处。就你来说吧，手把手管教我和广泉两代人，结果如何？我还不就是一个摸手杆讨饭吃的乡下郎中。广泉更不令你满意，学中医开西药，让你徒生一肚子闲气。天缘还是由